

# 卷三十五

書名 警世通言三十八卷 民國十七年  
 北京馬氏據王氏三桂堂刊本鈔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三十五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29  
 編號 D86218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彩色首頁3](#)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29](#)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警世通言三十八卷 民國十七年北京馬氏據王氏三桂堂刊本鈔](#)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 敬言世通言

自博洽鴻儒兼採稗官野史而通俗演義一種尤  
 里之耳目奈射利者而取濫詞大傷雅道本  
 茲刻出自平平問主人手授非警世勸俗之  
 濫入庶幾木鐸老人之遺意或亦士君子所

三桂堂王振華謹識

院堂上樊公罵道調戲職官家子女一罪也停妻再娶二罪也因奸致死三罪也婚書上說男若負女萬箭亡身我今沒有箭射你用亂棒打殺你以為薄倖男子之戒唱教合堂早快齊舉竹批亂打下手時官商齊響着体處血肉交飛頃刻之間化為肉醬滿城人無不稱快周司教聞知登時氣死魏女後來改嫁向貧新娶之財色而沒恩背盟果何益哉有詩歎云  
一夜恩情百夜多 負心端的欲如何  
若云薄倖無冤報 請讀當年長恨歌



第三十五卷

况太守路断死孩兒

春花秋月足風流

试把人心比松柏

不分紅顏易白頭

幾人能為歲寒苗

這四句詩泛論春花秋月惱乱人心所以才子有悲秋之辭佳人有傷春之咏往往詩謎寫恨日語傳情月下幽期花间密约但圖一刻風流不顧終身名節這是兩下相思各还其債不在話下又有一等男貪而女不愛女愛而男不貪雖非兩相情願却有一片精誠如冷廟泥神朝夕焚香拜禱也少不得靈動起



來其緣短的合而終，睽倘緣長的疎而轉，密這也是  
風月場中所有之事，亦不在活下，又有一種男不慕  
色女不懷春，志比精金，心如堅石，沒來由被旁人播  
弄，設圈設套，一失時了把柄，隨其術中事，後悔之無  
及。以宋時玉通禪師修行了五十年，因觸了知府柳  
宣教，被他設計教妓女紅蓮假扮寡婦，借宿百般誘  
引，壞了他的戒行。這般會合那些個男歡女愛，是偶  
然一念之差，如今再說個誘引寡婦失節的，却好布  
玉通禪師的故事做一對兒，正是

未離恩山休問道

尚沉慾海莫參禪



話說宣德年間南直隸揚州府儀真縣有一民家姓  
丘名元吉家頗饒裕娶妻邵氏姿容出衆兼有志節  
夫婦甚相愛重相處六年未曾生育不料元吉得病  
身亡邵氏年方二十三歲哀痛之極立志守寡終身  
永無他適不覺三年服滿父母家因其年少去後日  
長勸他改嫁叔公丘大勝也叫阿媽來委曲譬喻他  
幾番那邵氏心如鐵石全不轉移設誓道我亡夫在  
九泉之下邵氏若事二姓更二夫不是刀下亡便是  
繩上死衆人見他主意堅執誰敢再去強他自古云  
呷得三斗醋做得孤孀婦孤孀不是好守的替邵氏

從長計較到不如明明改個丈夫雖做不得上等之人  
人還不失為中等不到得後來出醜正是

作傳必須踏實地

為人切莫務虛名

邵氏一口說了滿話眾人中賢愚不等也有嘖嘖誇獎他的也有似疑不信睜着眼睛看他的誰知邵氏立心貞潔閨門愈加嚴謹止有一侍婢叫做秀姑房中作伴針指營生一小廝叫做得貴年方十歲看守中門一應薪水買辦都是得貴傳遞童僕已冠者皆遣出不用度無閒雜內外肅然如此數年人人信服那個不說邵大娘少年老成治家有法光陰似箭不覺



年到來邵氏思念丈夫要做些法事追薦叫得去請叔公丘大勝來商議延七眾僧人做三晝夜功德丘氏道奴家是寡婦全仗叔公過來主持道場大勝應允話兩頭却說鄰近新搬來一個漢子姓支名助原是破落戶平昔不守本分不做生理專一在街上趕熱管閒事過活聞得人說邵大娘守寡貞潔且是青年標致天下難得支助不信不論早暮常在丘家門首閒站果然門無雜人只有得貴小廝買辦出入支助就與得貴相識漸漸熟了閒話中間得貴聞得你家大娘生得標致是真也不得貴生於



禮法之家一味老實遂答道標致是真又問道大娘  
也有時到門前看街麼得男搖手道從來不曾出中  
門莫說看街罪過罪過一日得貴正買辦素素的東  
西支助撞見又問道你家買許多素品為甚麼得貴  
道家至十週年做法事要用支助道幾時得貴道明  
日起三晝夜正好辛苦哩支助聽在肚裡想道既追  
薦丈夫他必然出來拈香我且去偷看一看什麼樣  
嘴臉真像個孤孀也不却說次日丘大勝請到七衆  
僧人都是有戒行的在堂中排設佛像鳴鑼擊鼓誦  
經禮懺甚是志誠丘大勝勤勤拜佛邵氏出來拈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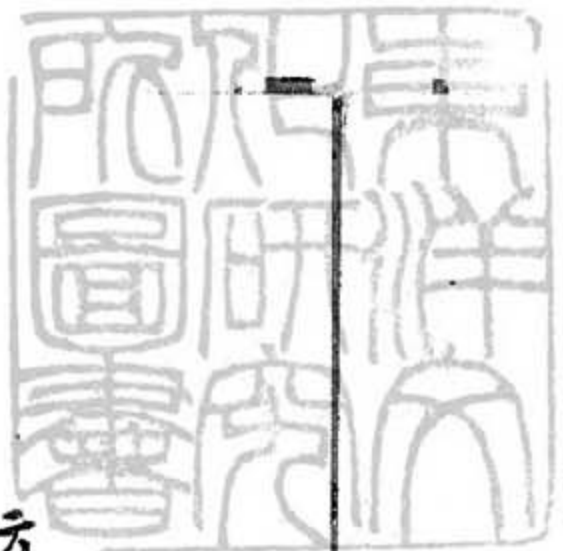


晝夜各止一次拈過香就進去了支助起這道場熱  
鬧幾遍混進去看再不見邵氏出來又問得貴方知  
日間只晝食拈香一遍支助到第三日的莫晝食時  
分又折進去閃在桶子傍邊隱着見那些和尚都穿  
着袈裟站在佛前吹打樂器宣和佛號香火道人在  
道場上手忙腳亂的添香換燭本家止有得貴只好  
往裏答應那有工夫照管外邊就是丘大勝同着幾  
個親戚也都呆着和尚吹打那個來稽查他少頃邵  
氏出來拈香被支助看得仔細常言若要俏添重孝  
縞素粧束加倍清雅分明是

廣寒仙子月中出

姑射神人雪裡來

支助一見遍體酥麻了回家想念不已是夜道場完  
滿衆僧直至天明方散邵氏依舊不出中堂了支助  
無計可施想着得貴小厮老實我且用心下釣子其  
時五月底五日支助拉得貴回家喫雄黃酒得貴道  
我不會喫酒紅了臉時怕主母嗔罵支助道不喫酒  
且喫隻粽子得貴跟支助家去支助教渾家剝了一  
盤粽子一碟糖一碗肉一碗鮮魚兩双筍兩個酒杯  
放在桌上支助把酒壺便篩得貴道我說過不喫酒  
莫篩罷支助道喫杯雄黃酒應應時令我這酒淡不



好事得貴被央不過只得喫了支助道後生家莫喫  
單杯須喫個成双得貴推辭不得又喫了一杯支助  
自喫了一回夾七夾八说了些街坊上的閒話又斟  
一杯劝得貴得貴道醉得臉都紅了如今真個不喫  
了支助道臉左右紅了多坐一時回去打甚麼緊只  
喫這一杯罷我再不勸你了得貴前後共喫了三杯  
酒他自知在丘家被邵大娘拘管得嚴何曾嘗酒的  
滋味今日三杯落肚便覺昏醉支助乘其酒興低低  
說道得貴哥我有句閒話向你得貴道有甚話儘說  
支助道你主母孀居已久想必風情亦動倘得個漢



子同眠同睡可不喜歡從來家婦都牽掛着男子只是難得相會你引我去試他一试何如若得成事重重謝你得貴道說甚麼話虧你不怕罪過我主母極是正氣圍門整畫日間男子不許入中門夜間同使婢持燈照顧四下各門鎖訖然後去睡便要引你進去何處藏身况使婢不離身畔閒話也說不得一句你却恁地亂講支助道既如此你的房門可來照麼得貴道恁麼不來照支助道得貴哥你今年幾歲了得貴道十七歲了支助道男子十六歲精通你如今十七歲難道不想婦人得貴道便想也沒用處支



助道放着家裡這般標致的早暮在眼前好不動與得貴道說也不該他是主母動不動非打則罵見了他好不怕哩虧你还敢说取笑說的支助道你既不肯引我去我教導你一個法兒作成你自去上手何如得貴搔首道做不得做不得我也沒有這樣膽支助道你莫管做得做不得教你個法兒且去試他一試若得上手莫忘我今日之恩得貴一來乘著酒與二來年紀也是當時了被支助說得心癢便問道你且說如何去試他支助道你夜睡之時莫開了房門由他鬧着如今五月天氣正熱你却赤身仰臥把那

話兒弄得硬硬的待他來照門時你只推做睡着了  
他若看見必然動情一次兩定次然打熬不過上門  
就你得貴道倘不來如何支助道拚得這事不成也  
不好噴責你有甚無損得貴道依了老哥的言語果  
然成事不敢忘報須酒醒得貴別了是夜依計而  
行正是

商成燈下瞞天計

撥轉閨中壓心

匪石

論來邵氏家法甚嚴那得貴長成十七歲嫌疑之際  
也该打發出去另換個年幼的小厮答應豈不盡  
善只為得貴從小走使服的且又粗蠢又老實邵氏



自己立心清正不想到別的情筋上去所以因循下  
來却說是夜邵氏同婢秀姑點燈出來照門見得貴  
赤身仰臥罵這狗奴才門也不關赤條條睡着是甚  
麼模樣叫秀姑叫他扯上房門若是邵氏有主意天  
明後叫得貴來說他夜裡懶惰放肆罵一場打一頓  
得貴也就不敢了他欠曠之人却似眼見希奇物壽  
增一紀絕不做聲得貴膽大了到夜來依前如此邵  
氏同婢又去照門看見又罵道這狗才一發不成人  
了被也不蓋叫秀姑替他把卧單扯上莫驚醒他此  
時便有些動情奈有秀姑在傍礙眼到第二日得貴



出外撞見了支助支助就問他曾用計否得貴老实  
就将兩夜光景都叙了支助道他叫了頭替你蓋被  
又教莫驚醒你便有愛你之意今夜決有好處其夜  
得貴依原開門假睡而待邵氏有意遂不叫秀姑跟  
隨自己持燈來照運到得貴床前看見得貴赤身仰  
臥那話兒如鎗一般禁不住春心蕩漾慾火如焚自  
解去小衣爬上床去还只怕驚醒了得貴悄悄地跨  
在身上從上而壓下得貴忽然抱住番身轉來中之  
雲雨

一個久疏樂事一個初試歡情一認着故物肯



輕拋一個嘗了甜頭難遠放一個不擇食豈嫌  
小廝粗醜一個狎恩恃愛那怕主母威嚴分明惡  
草藤蘿也共名花登架去可惜清心冰雪化為春  
水向東流十年清白已成虛一夕垢污難再洗  
事畢邵氏向得貴道我若守十年一旦失身于你此  
亦前生冤債你謹口莫洩于人我自自有看你之處  
得貴道主母分付怎敢不依自此夜為始每夜邵氏  
以看門為由必向得貴取樂而後又恐秀姑知覺  
到放個空教得貴連秀姑奸騙了邵氏故意欲弄秀  
姑却教秀姑引進得貴以塞其口彼此河同水密各

不相瞞得貴感支助教導之恩時常與邵氏討東討西將來奉與支助教助指望得貴引進得貴怕主母嗔怪不敢開口支助教幾遍討信得貴只是延捱下去過了三五箇月邵氏與得貴夫婦無異也是數該敗露邵氏當初做了六年親不曾生育如今纔得三五月不覺便胸高腹大有了身孕恐人知覺不便將銀與得貴教他悄悄地贖貼墜胎的藥來打下私胎免得口後出醜得貴一來是個老實人不曉得墜胎是甚麼藥二來自得支助教以為恩人凡事直言無隱今日這件私房閑日也去與他商議那支助教是個



見得貴不肯引進自家心中正在不忿却好有這個機會便是生意上門心生一計哄得貴道這藥只有我一箇相識人家最妙我替你贖去乃往藥鋪中贖了固胎散四服與得貴帶回邵氏將此藥做四次喫了腹中未見動靜叫得貴再往別處贖取好藥得貴又來問支助教藥如何不效支助教道打胎只是一次若一次打不下再不能箇了況這藥只此一家最高今打不下必是胎受堅固若再用狼虎藥去打恐傷大人之命得貴將此言對邵氏說了邵氏信以為然到十月將滿支助教料是分娩之期去尋得貴說



道我要合補藥必用一血孩子你主母今當臨月生  
下孩子必然不養或男或女可將來送我你虧我處  
多把這一件謝我亦是不費之惠只瞞過主母便是  
得貴應允過了數日果生一男邵氏將男溺死用蒲  
包裏來教得貴密地把去埋了得貴答應曉得却不  
去埋背地悄悄送與支助支助將死孩收訖一把扯  
住得貴喝道你主母是丘元吉之妻家主已死多年  
當家寡婦這孩子從何而得今番我去出首得貴慌  
忙掩住他口說道我把你做恩人每事与你商議今  
日何反面無情支助變着臉道幹得好事你強姦生



母罪該凌遲難道叫向恩人就罷了既知恩當報恩  
你作成得我付廢事你今若要我不開口可向主母  
討一百兩銀子與我我便隱惡而揚善若然沒有決  
不干休見有血孩作證你自到官司去辨連你主母  
做不得人我在家等你回話你快去快來急得得貴  
眼淚汪汪回家料瞞不過只得把這話對邵氏說了  
邵氏埋怨道此是何等東西却把做禮物送人坑死  
了我也说罷流淚起來得貴道若是別人我也不把  
與他因他是我的恩人所以不好推托邵氏道他是  
你什麼恩人得貴道當初未<sup>我</sup>身仰臥都是他教我

的方法來調引你沒有他時怎得你我今日恩愛他  
说要小孩合補藥我好不奉他誰知他不懷好意邵  
氏道你做的事忒不即溜當初是我一念之差墮在  
這光棍街中今已悔之無及若不將銀買轉孩子他  
必然出首那時以挽回只得取出四十兩銀子教  
得貴拿去與那光棍贖取小孩背地埋藏以絕禍根  
得貴老實將四十兩銀子雙手遞與支助說道只有  
這些你可將小孩還我罷支助得了銀子貪心不足  
思想此婦美貌又且囊中有物借此機會倘得捱身  
入馬他的家事在我掌握之中豈不美哉乃向得貴



道我说要銀子是取笑話你當真送來我只得收受  
了那小孩我已埋訖你可在主母前引荐我與他相  
處倘若見允我替他持家無人敢欺負他可不兩全  
其美不然我仍在地下掘起孩子出首限你五日內  
回話得貴出於無奈只得回家述與邵氏邵氏大怒  
道聽那光棍放屁不要理他德貴遂不敢再說却說  
支助將小孩用石灰醃了仍放蒲包之內藏於隱處  
等了五日不見得貴回話又捱了五日共是十日料  
得產婦也健旺了乃往丘家門首伺候得貴出來問  
道所言之事濟不得貴搖頭道不濟不濟支助更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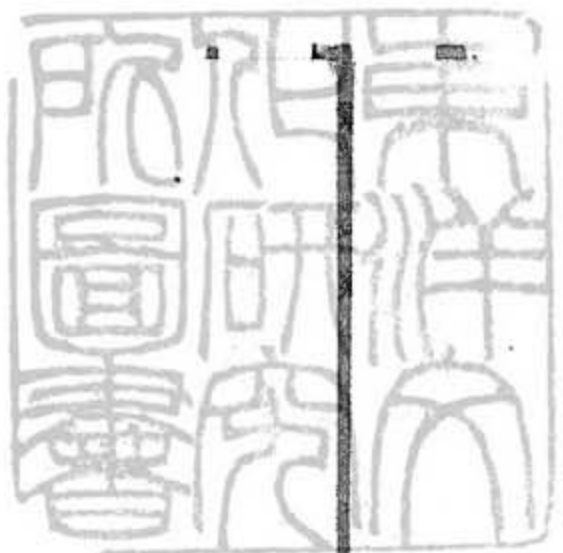


向第二句望門內直闖進去得貴不敢攔阻到走往  
街口遠遠打聽消息邵氏見有人走進中堂罵道  
人家內外各別你是何人突入吾室支助道小人姓  
支名助是得貴哥的恩人邵氏心中已知便道你要  
尋得貴在外邊去此非你歇脚之所支助道小人久  
慕大娘有如飢渴小人縱不才料不在得貴哥之下  
大娘何必峻拒邵氏聽見話不投機轉身便走支助  
趕上雙手抱住說道你的私孩現在我處若不從我  
我就首官邵氏怒無極只恨擺脫不閑乃以好言  
之道日裡怕人知覺到夜時我叫得貴來接你支



助道親口許下切莫失信放開了手幾步又回頭  
說道我也不怕你失信一直出外去了氣得邵氏半  
晌無言珠淚紛紛而墜推轉房門獨坐兀子上左思  
右想只是自家不是當初不肯改嫁要做上流之人  
如今出乖露醜有何顏見諸親之面又想道日前曾  
對眾發誓我若事二姓更二夫不是刀下亡便是繩  
上死我今拚這性命謝我亡夫于九泉之下却不乾  
淨秀姑見主母啼哭不敢上前解劝守住中門專等  
得貴回來得貴在街上望見支助去去了方纔回見  
秀姑問大娘呢秀姑指道在裡面得貴推開房門看

主母却说邵氏取床頭解手刀一把欲要自刎擔手  
不起哭了一回把刀放在卓上在腰間解下八尺長  
的汗巾打成結兒懸于梁上要把頸子套進結去心  
下展轉悽慘禁不住嗚嗚咽咽的啼哭忽見得貴推  
門而進抖然觸起他一點念頭當初都是那狗才做  
圈做套朱作弄我害了我一生名節說時遲那時快  
只就這點念頭起處仇人相見分外眼睜提起解手  
刀望得貴當頭就劈那刀如風之快惱怒中氣力倍  
加把得貴頭腦劈做兩界血流滿地登時嗚呼了邵  
氏着了忙便引頸受套兩脚蹬開兀子做一個鞦韆



地下新添冤恨鬼 人間少了俏孤孀

常言賭近盜淫近殺今日只為一個淫字害了兩條  
性命且說秀姑平昔慣了但是得貴進房怕有別事  
就遠遠藏身看半晌不見則聲心中疑惑去張望  
時只見上吊一個下橫一個唬得秀姑軟做一團按  
定了胆把房門款上急跑到叔公丘大勝家中報信  
丘大勝大驚轉報邵氏父母同到丘家關上大門將  
秀姑盤問致死緣由元來秀姑不認得支助連血孩  
詐去銀子四十兩的事都是賄着秀的以此秀姑



只將邵氏得貴平昔奸情叙了一遍今日不知何故  
兩個都死了三番四復問他如此說邵公邵母聽  
說奸情的話滿面羞慚自回去了不管其事丘大勝  
只得帶秀姑到縣裡出首知縣驗了二屍一名得貴  
刀劈死的一名邵氏縊死的審問了秀姑口辭知縣  
道邵氏亦得貴奸情是的主僕之分已廢必是得貴  
言語觸犯邵氏不忿一時失手誤傷人命情慌自縊  
更無別情責令丘大勝殮殮秀姑知情問杖官責再  
說支助自那日調戲不遂回家還想起夜來之約聽  
說弄死了兩條人命唬了一大跳好幾時不敢出門



一日早起偶然檢着了石灰醃的血孩連蒲包拿去  
拋在江裡遇着一個相識叫做包九在儀真關上當  
夫頭問道支大哥你拋的是甚麼東西支助道醃幾  
塊牛肉包好了要帶出去吃的不期見了九哥你兩  
日沒其事到我<sup>家</sup>喫三杯包九道今日忙些個蘇州  
府况鍾老<sup>爺</sup>馳驛復任即刻船到在此趙夫哩支助  
道既如此改日再會支助自去了却說况鍾原是吏  
員出身礼部尚書胡滌薦為蘇州府太守在任一年  
百姓呼為况青天因丁憂回籍聖旨奪情起用特賜  
馳驛赴任船至儀真關口况爺在船中看書忽聞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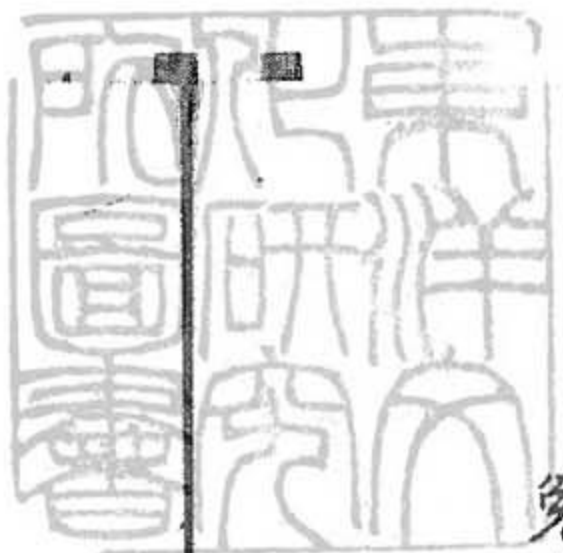
兒啼聲出自江中想必溺死之兒差人看來回報沒有如此兩度况翁又聞啼聲向眾人皆云不聞况翁口稱怪事推窓親看只見一個小小蒲包浮于水面况翁叫水手撈起打開看了回復是一個小孩子况翁問活的死的水手道石灰醃過的像死得久了况翁想道死的如何會啼况且死孩子拋掉就罷了何必灰醃必有緣故叫水手把這死孩連蒲包放在船頭上如有人曉得來歷察察報我我有重賞水手奉鈞旨拿出船恰好夫頭包九看見小蒲包認得是支助拋下的他說是真牛肉如何却是個死孩遂進



艙裏况翁小人不曉得這小孩子的來歷却認得拋那小孩子在江裡這個人叫做支助况翁道有了人就有人來歷了一面差人家拿支助一面請儀真知縣到察院中同問這節公事况翁帶了這死孩坐了察院等得知縣來時支助也拿到了况翁上坐知縣坐于左手之傍况翁因這儀真不是自己屬縣不敢自專讓本縣推問那知縣見况公是奉過勅書的又且為人古怪怎敢僭越推辭了多時况翁只得開言叫支助你這石灰醃的小孩子是那裡來的支助正要抵賴却被包九在傍指實了只得轉口道小的見這



賸東西在路傍不便將來拋向江裡其實不知來歷  
况爺問包九你看見他在路傍檢的麼包九道他拋  
下江裡小的方纔看見問他什麼東西他說是臭牛  
肉况天爺怒道既假說臭牛肉必有瞞人之意喝教  
手下選大毛板先打二十再問况爺的板子利害二  
十板抵四十板還有餘打得皮開肉綻鮮血逆流支  
助只是不招况爺喝教夾起來况爺的夾棍也利害  
第一遍支助還熬過第二遍就熬不得了招道這死  
是邵寡婦的寡婦家童得貴有奸養下這私胎  
免得貴央小的替他埋藏被狗子爬了出來故此小



的將來拋在江裡况爺見他言詞不一又問你肯移  
他埋藏必然於他家通情支助小的並不通情只  
是平日於得貴相熟况爺道他埋藏只要朽爛如何  
把石灰醃着支助支吾不來只得磕頭道青天爺爺  
這石灰其實是小醃醃的小的知邵寡婦家殷實欲  
尚這死孩去需索他幾兩銀子不期邵氏於得貴都  
死了小的不遂其願故此拋在江裡况爺道那婦人  
於小厮果然死了麼知縣在傍邊起身打一躬答應  
道死了是知縣親驗過的况爺道如何便會死知縣  
道那小厮是刀劈死的婦人是自縊的知縣也曾細

詳他兩個奸情已久主僕之分久廢必是小厮言語觸犯那婦人一時不忿提刀劈去誤傷其命情慌自縊別無他說况爺肚裡躊躇他兩個既然奸密就是語言小傷怎下此毒手早間死孩兒啼哭必有緣故遂問道那邵氏家還有別人麼知縣道还有个使女叫做秀姑官賣去了况爺道官賣一定就在本地煩貴縣差人捉來一審便知端的知縣忙差快手去了不多時秀姑拿到堂前知縣相同况爺躊躇了半晌走下公座指着支助向秀姑道你可認得這箇人秀姑仔細看了一看說道小婦人不識他姓名曾認



得他嘴臉况爺道是了他和得貴相熟必然曾同得貴到你家來你可實說若半句含糊便上校秀姑道平日間實不曾見他上門只是結末來他突然中堂調戲主母被主母趕去隨後得貴方來主母正在房中啼哭得貴進房不多時兩個就都死了况爺喝罵支助光棍你不曾勾得貴通情如何敢突入中堂這兩條人命都因你起叫手下再勾我夾起來支助被夾昏了不由自家做主從頭至尾如何教導得貴哄誘主母如何哄他血孩到手詐他銀子如何挾制得貴要他引入同奸如何闖入內室抱住求奸被他知



何哄脫了備細說了一遍後來死的情由其實不知  
况爺道這是真情了放了夾叫書吏取了口詞明白  
知縣在旁自知才力不及惶恐無地况爺提筆判  
審單

審得支助奸棍也始窺窺婦之色輒起邪心既乘  
弱僕之愚巧行誘語開門裸臥盡出其謀因胎取  
孩悉隨其術求奸未能轉而求利求利未厭仍欲  
求奸在邵氏一念之差盜鈴尚思掩耳乃支助幾  
番之詐探篋加以踰墻以恨助之心恨者息变为  
依於殺妻之後自叙死有餘愧主僕既死勿論秀



婢已杖何言惟是愚魁尚逃法網包九無心而遇  
醉孩有故而啼天若使之罪難容矣宜坐致死之  
律兼追所詐之贓

况爺念了審單連支助亦世心服罪况爺將此事申  
文上司無不誇獎大才萬民傳頌以為包龍圖後出  
不是過也這一家小說又題做况太守對死孩兒有  
詩為證

俏郎娘見欲心亂 審得貴福過災生  
支赤棍奸謀似鬼 况青天折獄如神